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羅六

僧錄司右副教監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盤山積七則

東寺會二則

百丈政二則

石鞏一則

無業二則

魯祖雲二則

馬頭峯一則

石臼二則

水潦二則

西堂一則

泐潭會一則

中邑二則

鶯湖一則

紫玉通二則

華林覺一則

本奚二則

麻谷徹四則

大珠海三則

杉山堅一則

泐潭興一則

三角印三則

鄧隱峯二則

烏曰二則

亮座主一則

張

西

金牛一則

打地一則

秀溪一則

龐居士

幽州藥山寶積禪師

坊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

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

哀哀師親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歌聲繚繞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錮

歷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文殊道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踏得故

鄉田地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

崧山二則

柁樹二則

浮盃一則

龐婆附共十四則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初叅馬祖作街

則川三則

石林一則

龍山一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佛座現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
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海印信未審魂
靈往那方無棲泊慶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月林觀紅輪決定沈西
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宣說了槃山
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為執則趣著
演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
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誰能演薤歌
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
畔沒大千無地著凄凉天目礼薤露妻凉亦
可憐白楊丹旆去翩翩哀聲裏無消息打

者南邊動北邊北邪箇紅輪決定沈西去未
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擡頭親見
本爺娘無準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
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叉
手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
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頌曰 个事分
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南華島江邊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鉤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
疊疊水悠悠妙峯善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
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寒
爾無言親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頌曰 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青實明青青
八座當軒竹點點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
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潺佛如龜三界無法何
處求心山容雨過松韻風吟橫眠倒卧無餘
事一任莓苔滿地侵佛性素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界自平沈本覺一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欲
即猶自守園林塗毒集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
終不到孤岑普權智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或卷辭山舍無
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掩室開依依楊柳欲藏
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愚谷田禁山示衆曰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
采春已老落花流水遶江村月生呂光非照
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遶孤村肯堂克描不成子畫不
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應須暗裏驚松源在 樂山示衆曰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叟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頌曰山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死心斷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本覺一山忘

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天目礼樂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云口上著頌曰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白雲端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弥頂

上駕起鐵船徑山果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若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歌叩源樂山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寓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箇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頌曰師

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絲頭意白鼻崑崙賀新正龍門遠徹底氷壺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後桂鬼還從海上生雪卷理清竒古恠娘生面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厮十分傳得似依然畫虎只成狸寶華海

水潦和尚詞為祖來來馬祖禮拜起欲伸問
次祖一踏路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可可大笑
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
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頌曰馬駒一踏路
兒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奔道一踏倒
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措
秤萬萬十千出一毫白雲端水潦承機徹祖
意馬駒一踏路照覺根源虛空撲落無閑地却向
滄溟駕鐵船照覺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
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可可笑
識渠吳古佛鈎管釀來應已熟不諱醉裏帽
歌斜餘醪液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懶

甚在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
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路南岩騰說
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雪菴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有
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師打
曰這掠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
復頌曰趙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
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短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詞為祖持錫到章敬繞
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
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足不足是師曰章
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足曰章敬是是汝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拈兩處云
錯又頌曰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有路空蕭
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章敬南泉路
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
自漢考胡白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
却如無分陽昭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
越先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條牢勇如是不是去却藥忌擬犯封疆全軍
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圓
悟動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
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

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墨惠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薦頭釘其
僧尋討到南泉深深一杓更酤酌般若是
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章堂
清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
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
大網生光輝月望昌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
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漢皮無血駕與青龍不
解騎南堂與是是放下南山真鼉鼻不是不
是勒四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
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葫
蘆堪笑維摩談不二窮谷妙轉之機掣電

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離邊彈雀兒木菴未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
眼那個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
眼連道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
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
師便出去頌曰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
機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頑也似鮎魚上竹
竿海印信正眼英雄逢正眼勝劣短長徒用
揀那叱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毋能生產覺海
元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
單鏖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保寧勇相逢
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

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普融平胡鬚赤赤鬚
胡珠走盤芳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
雪刃血模糊石口葉賊隊相逢午夜時攪旗
拳鼓討便宜蕭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
自歸別山智麻谷因良遂座主來參師見來
閉却門將鋤頭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
曰某甲師曰親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
忽然有省海壽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乃
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
告諸徒曰諸人知康良遂總知良遂知康諸
人不知頌曰逆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良遂解

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得禪林深遠乍遊盤鋤草開門豈易有真
謂老師渾不是得相謾屢且相謾正覺遠開
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話元由從來學畫
空勞力始信黃河輒底流海印信閉戶携鋤
已太賒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久
方信無人共出家白雲端韶石汾陽肯諾他
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閑路十二本
經休得磨魚覺松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
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已暖烟斜日又黃
昏龍門遠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
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楚安

方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設撒手
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丹霞傳親到
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及思洞口春
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成林木麻谷高聲問
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
出金毛師子兒真傳文閉門入國已周遮一
映回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曠
夕陽斜柳唐需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
波虛空釘樞松源去諸人知處良遂知良遂
知處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
落暉破菴先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
形影外肝膽向人輸唐空思携鋤不顧便好

回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月坡明麻谷一日
在紙帳內坐以手巾蓋却頭披雲和尚入見
便作哭聲良久出去法堂遶禪床一匝却入
撥開帳見師去却手巾而坐乃曰死中得活
萬中無一師便下床就位作抽坐具勢雲近
前把住曰前死後活你還甘麼師曰甘即甘
師堪作什麼雲推開曰知道你前言不副後
語頃曰五十笑他先百步何如騎馬勝騎
牛不須重較多和少歸到山山即便休在堂
愚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嗣馬祖常惠門徒
以即心即佛之談誦懺不已且謂佛於何住
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曰即佛遂示衆曰心

不是佛智不是道勸去久矣汝方刻舟頌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舉得十分未敢相保携
條拄杖闌行切忌回頭轉腦無堂一心不是
佛智不是道青山白雲落花芳草若是伶俐
阿師終不回頭轉腦鼓山兩散雲收後崔
鬼數十峯倚欄頻顧望回首與誰同在山果
太平時節歲豐登旅不賣糧戶不徇官路無
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開善青山不
青白雲不白針鋒太寬宇宙太窄寥寥獨坐
有誰知流水消消花片飛浩浩風光人不會
端園春色鷓鴣啼夢筆昨日因過竹院西
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半黃落無數歸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鴉卜樹棲虛堂愚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
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無門曰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縫罅難尋
討笑倒嵩山破窻墮南史我東寺問仰山甚
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

雞六

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馮山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其師子兒善能哮
乳頌曰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
明仰山東寺曾遭索义手還將取次呈本竟
善撫太阿缺夾無傷手既慣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誰聲誰名字
旃檀林裏藝旃檀師子窟中乳師子圓悟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散海珠瑣馮山呼
索渾無竅有理難伸穿得奇南唐無言可
對口纔開已是和光吐出東寺不知何意
志深深一丈掘坑埋雲枯度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詞為祖僧問有問有答
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
丈曰從來疑者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
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終日
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

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滿智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

嗣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曰是即沒交涉頌曰

偃塞蒼髯十萬本參

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戶三秋冷雨打茅堂

六月寒

石溪月

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

雜六

九

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弥山撒手到

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黃龍南

大珠問

座主蘊何經詩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

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

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頌曰 百

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

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嗣馬祖

師問南泉諸

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

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

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

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熱與汝

說了也頌曰 祖佛從來不為人袖僧今古

覘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雪竇頌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

人錯聽一時喚作鵲鴝詞白雲端不會誰不

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

雲卓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為人湏到底手

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靜人耳佛羅思倒

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

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百丈南泉

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

綉出鴛鴦頭是針慈受驚膠續斷弦親血

化驢乳從來不為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絃

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與語時默默時語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圓悟百丈政示衆

曰汝等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普請開田

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

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白雲端大義由

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疎親而今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佛迹開口說大義後

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連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脩梵音清

徹十方聞草樹鋤鋤皆聳起末後雙拳再展

開拖泥帶水為癡歌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

求劍徒悠哉佛性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

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棟而今到屢草

漫漫牧菴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

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岐
卷需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
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
此卷淨百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
平地無解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祖問焉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同謀來日
采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
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
謝大衆證明統法堂一匝便去頌曰鷄聲
茅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
大曉擎頭垢面便奔程此卷第十八佳人嫁

示酬每憑姘妣善搜求一從嫁却潘郎後便
解人前不識羞竹卷簡池州杉山智堅禪
師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從邊過
了泉問歸宗通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猫兒復問師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
似个大虫大滿智曰三个老漢張頭窠吾告
要徹繼六一時未取這大虫始得復頌曰一虎
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
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一物兩名也大奇
三人那个可為師項門未具金剛眼逐出銀
橫孰辨伊開先五五二十五大虫元是虎
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
朝天路佛靈惠 撫州石鞏山慧藏禪師
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
下手蒙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
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
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
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
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
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
為什麼向弓絃上耕平無對遂再恭既悟為
顛之嗣頌曰 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
特意來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

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遍九坡汾陽
三十年来事一弓一弓擬定寒中寧知半
聖雖投欵納驛牽半信不通正覺逃架箭張
弓用得蹀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個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鍊金佛印元張弓架箭豈徒
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直凌烟佛慈泉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
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鴈落
秋天佛國口三十年来握箭弓三平終到擘
開胃半個聖人今日得大顛絃外幾時逢崇
師承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
知音無一个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

逐思量元伊是箭法燈火解學當習箭因
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漳州室
云去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
前子細來觀觀誰把藍田石射穿心同責張
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
能羿射免教落節向弓弦水卷一

朗州中邑和尚僧六每見僧拍手鼓香曰
嗚唧嗚唧仰山到來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
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
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
吾從章敬處得來頌曰 鼓香拍手口嗚唧
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縛

見便同家汾陽昭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
承受處麓將謂胡貽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
胡正覺逸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
拍是今意受深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
云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
獼猴從東邊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山作札曰通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稱猴瞌睡外獼猴欲相
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往往我
與汝相見了也頌曰 六窓一一喚獼猴睡
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
謾悠悠本覺一凍眠雪屋夜推額窈窕蘿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夜不開寒掛圓標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竟人人有个老猢猻暮四朝三卒未休
喫著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輓金毬慈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窓猢猻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
愿猢猻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南堂典一室蕭
然六窓廓尔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

羅六

十三

猢猻作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我識得你統
山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嗣馬祖因南
承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
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頌
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
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西岩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嗣馬祖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妄想頌曰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
緣動纖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
頭錐頭老常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嗣馬
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淨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
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頌曰因地而
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親認著依前還不是杜祥鏡說理談真面紫
袞爲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各遶爭似
君王默契親天目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
饒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
湏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開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翻馬祖示衆曰若論

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
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
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頌曰正
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覓無蹤將軍勒起
當頭馬殺氣紛紛袞黑風默堂三角示衆
曰凡說法湏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

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什麼滿肚
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
去師曰直待皮穿頌曰平地安身未肯休
花陰却逐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間氣始信渠
儂得自由意受深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未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

行頌曰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
錄空門曾問疎山僧便道如今粥飯是大洪
送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翻馬祖師尋
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問曰我尋常向師僧
道向佛未出世時曾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
怎麼驢年去頌曰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語

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覓免將明暗誦
盲解我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用功
隱 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顧个
中若是丈夫兒剔起眉毛便回去佛中元魯
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
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悉照山冀祖師面壁
播諸方無限禪人設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
數株寒柏倚斜陽未可覺坐斷千山與萬山
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
年不自觀畢若真面壁咸言上上機初僧到
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
海印信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

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時自雲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
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一句黃龍新堪笑池陽
老古雖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女
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清雖然不是作家好
惡他家自識獎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
維六黃龍龍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
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革木宮商自正寥
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池
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
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龍門遠虎徑龍泉

通行岩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
紐轉乾坤好不參凡持道者魯祖見僧面壁
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斟量抵者不勞心
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惟謗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
難逃避永明壽南泉黑且未生時喃喃終至

洩天機休向未生前曉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呈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
終見橫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懶菴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退隨後之衆徒罔
測一向打瓦鑽龜水菴一葉落江頭一望長
幾茎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

肝也斷腸簡堂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
首師子乳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藏北
斗足菴家財喪盡沒絲毫抵个一身猶恨
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
畢竟無人買冷却柏欄懨懨休雪菴理日暖

佳人刺綉遲紫剌枝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南史茂人來面壁成
何事爭得心閒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
頭不舉自然回橫川魯祖因僧問如何是
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頌曰得因失有是

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
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酒
知已遠背月堂唐州紫玉山道通禪
師嗣馬祖因于頓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
言師曰若問湏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
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頓公應諾師曰更
莫別求頌曰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
也四大部洲月林紫玉因于公一日問知
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
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
个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礼而謝頌
曰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於

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玉轉透雲袍南岩勝
五臺山隱峯禪師嗣馬祖一日薛祖祖曰蒼
屨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遂統禪床一匝
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
語回舉以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
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
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
滑頌曰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
苔兩度三四雖踞倒滿身泥水又歸來唐堂
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
過樹頭搖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

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將水來師將
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頌曰 南泉特地
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
埋自己照堂一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
水後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鼓山珪眼
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

六

七

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徑山杲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嗣馬祖上堂謂衆曰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頌曰 從頭
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
衍算招指巡文數不出中菴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嗣馬祖裴相國訪師問

曰師還有待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
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自菴後出
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
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
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

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
壽龍門遠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
界獨步對境無心剛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
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前堂興鳥曰和尚嗣馬祖因玄紹二上
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屢玄曰江西師

便打日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
後面个師僧秋對看紹提近前師便打曰信
知同坑無異土衆堂去頌曰鳥曰分明棒
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著百千个切
莫將伊掛齒唇照堂一赤身挨白刃死中還
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山莊烈焰
不容致蟠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
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徑山景鏢鉞在握當
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
頭未免病棲蘆恆菴鳥曰問僧近離甚處
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
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
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
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个漢僧礼拜師
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離六頌曰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十八
子細看却石日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
鳥曰老鳥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實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
我倒汝相扶交互為賓主相將入帝鄉高歌
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惟尔佛性泰

石曰和尚初來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
果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
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
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
曰和尚先與某甲後甘却四烏曰頃曰石
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
須是打他拷拷月堂曰石曰因僧問如何是
地藏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
曰莫謾大衆復頃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
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頃曰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撓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觀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个什麼

為人不得力佛燈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
歷萬緣具足彼方見本來人塗毒
本溪和尚詞馬祖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緣
願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
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
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
辨六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
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
曰看路看路頃曰十七執手來瓦子擲拳頭來
脚尖趂子細點檢一場狼籍先賢為撓撮今
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个中若
是惺惺漢餓飯殘羹誰肯喫吐大圓智起模

畫樣弄精鬼拂迹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十九條平路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側目辨來踪工覺頭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同通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豈匆匆者裏暑得隻眼許你親見龐公溪

月本溪因龐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參所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徒頭舉來共你商量曰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等老曰罪過罪過頌曰一對鐵槌如錦團一雙烏鴉如白鶴忽然捷路相逢不免將錯就

錯帶鍾聲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曰特甚麼講師曰持心講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謬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錢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拜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頌曰幾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沈蕃喚回頭方瞥地西山一去絕蹤由本覺一馬師陪却

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
寄與山中這擔板東山空昨夜月初明柴門
猶未閉箇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兼卷却
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犬吠一般聲却樓昨夜
寒甚鼓不是知音不解聽白拂願弓鉉難結
驚鶯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
今年猶勝去年窮雞六却是虛空講得經二十
兩花狼藉曉風清賺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關
黎入錯聽開杜堂鎮州金牛和尚馬
祖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至齋時并飯桶到
僧堂前作拜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頌
曰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

是金毛師子于三千里外見說訛雪竇頌奉
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北慈恩金牛
作舞也奇共撫掌相拈與飯來若謂因齋成
慶讚都虛笑殺老黃梅佛因白菩薩子喫飯
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
鐵鉢詣天台長雲長連床上狐屎尿三聖
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
行人佛照遠欄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
復來拈得齋時檀拍板達人偏愛舞三堂佛
心才然未錄去分明過典君不相語如何驗
取因齋慶讚和泥土路巖只言呈作舞野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精七星利劍五長鯨
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
一鉢充飢因不覺牙生滿口沙
落溪魚鼈死毒龍行徑草萊枯坐中若有江
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
必和沙賣與人
分爲什麼道不得師曰祇爲人人盡有所以
道不得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
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
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
取去舉索子時頌曰未舉索子已前拈僧
難爲下嘴識得這个電苗不向黃泉作鬼不
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撲一踢踢翻大
海水
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
曰道取好曰互爲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

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
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
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頃曰 蹉過處甚
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
陽斜照數峯青佛無處不落青黃道取好互
為賓主也大難珍重東僧便下去後回相見
作何顏大圓智膠投漆水和乳一卷一舒全
賓全主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
取分付錢湯熱蒸爛煮佛住泰
則川和尚嗣馬祖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
記得見否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舉在
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毫不啻龐公

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
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个幞頭士拈下
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頃曰 初
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耄龐公鮮健一項
幞頭換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正覺頭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
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
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作
邇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礼儀
老漢待我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歸方丈頃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
深隔斷橋無限說辭殊不聽急局門戶更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勞保事勞二老機關誰共委憤頭持下髮
松山深不記來時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親空勞
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寶燕源則川
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两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
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興拈云好
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
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

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曰袖手懷中寶
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又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旣從龍風亦從虎師
子頻呻象王回顧北斗歲身月宮趁兔踏破
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王趁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正
覺頌難六忻州打地和尚詞為祖自江西領
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難以棒打地示之
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窻內取
柴一片擲在釜中頁曰請問吾師皆打地

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惡
悲曲為渠義若柔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
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衆惟將打地報盲
解汾陽貼棒棒打着地始信無虛棄祇見鑿
頭方失却錐頭利慧受深端坐似無為達人
却打地嚇得虚空神走入波斯鼻和州寶壽

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
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曰莫亂
道頌曰禪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掀
翻路布國悟勤相逢不相避个裏聊遊戲喝
一喝反天覆地大圓智石林和尚和馬
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
正是丹霞機曰典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症
龐公患癖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頌
曰檐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
醒月堂昌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
亦搖頭尾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一向撥波求水佛鑒錄 潭州秀谿和尚
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
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
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床方
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
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个入下茶也
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
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佛鑒錄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溪山雲
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鄰唯堂遠
浮盃和尚嗣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

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
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
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
更添怨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
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
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
師猶少機閑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
生是南泉猶少機閑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
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
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瘡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
便打一曰為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

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發聞却曰趙州
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
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
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
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覲面提覲
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
幾夜目前機頌曰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
護惜娘生穉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
點污徑山果三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祥和
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燦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鐸當機覲

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動絃別曲葉
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中卷空行婆能
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不奈
何佛性集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
求只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默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龍山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
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
間忽見師巖形異驟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
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
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
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
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
我見两个泥牛闌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頌
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
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保年勇撥
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
水窮處果見厖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
風為線明月為鉤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
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南堂典眼目高
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蚋蠶上換肩
入鶩鶩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攪酥酪敢將

果括作未華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鳥
兔更非生達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初
詢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
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叅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曰
一口吸盡雞六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儒
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白雲端風吹日
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理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保年勇吸盡西江向汝
道馬師家風下草草截流一棹破烟寒天水
同秋清渺渺天童覺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

牡丹新吐帶皺土楊塵勿嚴罽接眸撞着自
家底五祖漢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
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達對面千萬里佛
盤盤一口吸盡西江水大師也是不得已偶
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大珠道借
問乾坤獨步人全提分付太言親西江吸盡
無消滴誰解唯門鎖要津石門旁一口吸盡
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
其來不入靜人耳雲華照一口吸盡西江水
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春也是因
我得礼你高華傳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鼓山瑤一口吸西

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安方一口吸盡西江栗棘塹殺老龐當陽若
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圓悟勳一口吸盡西
江水消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
風弄影斜陽裏白楊頌一口吸盡西江馬駒
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貼家邦尼
無着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
姓龐典牛游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
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句裏笑翻身水
卷一口吸盡西江水確前生花猶未已葉
葉枝枝垂雨露須弥藏在針鋒裏大伴明一
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已爛醉如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膽似天華縣茶瓶三隻紫和深告密坦嘿孤
忍坦嘿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你莫癡片
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客卷傑科
鎚搗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何堂中淨裸裸赤灑洒沒可把啖可知
禮也退卷休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
不起確紫生花春晝長狸奴白牯皆歡喜普
老玉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
住住住住住拈棒錢居士見丹霞作走勢
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頓坤勢霞便坐
士向前以拄杖畫个七字於下畫个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
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
遂哭出去頌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
中央天無四辟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
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抹夏南堂因七
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
中因函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
可失哀哀方卷頭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
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
主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
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畧無此
子慈悲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

引霞拈起居士僕頭曰恰似一个師僧士拈
霞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个俗人霞應喏三
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僕頭曰大
似个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
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頃曰
一出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

雜六

二十六

按誰分僧俗礼義於茲富是正覺遠丹霞典
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遍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簍籬翁家破人殘相
也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劒方射斗光
卷攬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

長安南堂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
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提子霞曰只與麼
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
滅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
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
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聞黎霞不顧
士曰不為患啞燕亦患靜頃曰丹霞初訪
龐公日覲面分明竟不言豎拂只因無外物
拈提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燕實拂袖如
靜外復玄欲行會師相見龐石人行處笑喧
喧寂若柔古人覲面機相見無可道豎拂有
丹霞拈提是龐老龜毛逐語斜覓角隨意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患啞仍患靜分明好更好分陽動註別曲
葉落知秋靜音經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
竟氣不風流塵也風流幸某掛角於幸亡
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塘影無
限魚龍暗吐吞正覺頌居士因辭藥山山命
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拍空中雪曰好雪
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
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
闍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
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實頭別云初問但
握雪團打復頌曰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
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滿

洒滿洒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
水滴凍禁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
因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真淨文全禪相送
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
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鷄過新羅去也解道
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
住莫待去時飢上方五三尺寒光射斗牛鏤
錫提處鬼神愁聲夷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
血頭流治父川禪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柱
定即易暫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機
鋒句外看石溪月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
落在甚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大眾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嘴鐵舌也
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坐
頭共說無生話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
梁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免角杖敲得虛空
嚶嚶聲石俱月春至花開秋後落父子團
樂識甚好惡枯律不說是不說非楊眉瞬
目奸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
便宜尼開林美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
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是何曾有會無生
問極雲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頌曰 撲頭塵土

執權破選佛場中無两个若道心空及第歸
頂上一提難放過佛意來風月山川共一家
離來語下走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
夜自生花心開盡生涯賣箇籬白結火
裏討便宜看來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
歸佛意居士一日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
攤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遺祖師意靈照曰
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頌曰
子南南畧不休把却蓑蘿做大遊有个女兒
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漸老冤家復冤
家面面咸相親品弄沒蹤跡清聲播千古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持

眾離鬻於市中頌曰 壁角堆雲美態嬌
離數柄杖頭挑入屋宇可無人問撞着行家
芝不饒目 爺持活計沈江水累如汾街
賣煎離不是家貧連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
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杖藜

居士因賣竹漉籬下橋典換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 憐兒不
覺笑嗔嗔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
扶起乞兒枝倆討甚巴鼻處 孝順藏五

迎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自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
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嘴已 居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雅六 意士乃笑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
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頂賴
生處 龐公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
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分明百草頭處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
報照是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

寶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
 於是更延七日頌曰家有全棚樂新翻調
 不同分月恨離別却是喜相逢西君惠一棚
 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撥戲衫卸下許
 誰知無端笑倒黃番緯北海居士臨示寂
 州牧于公頌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
 就枕公勝而化頌曰欲識窮源處何人為
 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盧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面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面向了也便出去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事但

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慈惠深維那對
 泉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拈轉牙梳重註
 却相逢僧更錯商量歡堂定

卅一束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雜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